

楔子 來自星星的怪人

「滴滴滴滴滴——」飛船發出刺耳的警報聲，驚動所有成員。

位於作戰會議室的一夥人停下手邊的工作，坐在上位的銀髮男子沉穩地從文件中抬頭，望向坐在右側、拉開全息圖檢視情況的手下。

「言荊，發生什麼事情？」

「艦長，是後勤區發生火災，灑水系統已經啟動，後勤人員也前往該處了。」言荊快速在全息圖上點選，調閱出後勤區目前的狀況。

畫面白茫茫一片，能見度有些低，但能依稀看見大火吞噬區域內存放的一些設備、文件，和成員們的備用衣物。

「嘖，怎麼會突然燒起來？那些器材很貴耶！該死！」他手指動了動，放大畫面。作戰會議室的其他人交頭接耳，紛紛調出飛船各區域的監控畫面出來。

「大事不好了，艦長！」突地，銀髮男子面前跳出畫面，位於主控室監測系統的成員臉色嚴肅的報告，「距離本艦五萬零兩百三十萬公里處偵測到不明能源反應，就在剛才，我們發現不明能源反應的實體是另一艘飛船——」他拉出一個立體星圖，只見飛船外表有枚藍骷髏的標誌，「星際海盜利用隱形裝置跟蹤我們似乎有段時間了。」

藍骷髏標誌的飛船機能和 S 星球戰艦可比擬，星盟現在擁有隱形裝置技術，跟蹤他們的這艘藍骷髏不是星盜獨立研發，而是從他們 S 星球星盟那裡搶來進行改造的。

銀髮男子臉色一沉，意識到星盜來襲的目的是什麼，立刻下達命令，「言荊，馬上去主控室支援，加強星之石、武器室、能源室的防禦系統。其他人各歸各位，機動組的跟我去後勤區支援。」

說罷，他率先走出會議室，其餘的人則抱起文件，匆匆忙忙離開。

前往後勤區的路上，他在金色手錶上按幾下，隨即響起嘟嘟的聲音，通訊畫面跳了出來，畫面上是名金髮男子，此時他正甩著自己的辮子，紅色眼睛充滿訝異。

「白淵？這時候你——」

被稱白淵的銀髮男子一口打斷他，「疾音，我要找執行長。」

「開會去了。」話被人打斷，疾音也不生氣，唇邊的笑容在看見白淵身後的大陣仗時不禁斂下，「發生什麼事情？」

「藍骷髏來搶星之石，快派人來支援，飛船座標言荊會設定給你。」

「星之石呢？」

「還沒被搶。放心，我既然奉星盟的命令把星之石平安護送回去，自然會做到，但我現在需要幫忙。」

「沒問題，救援不久就會趕到。」疾音說完後便結束通訊。

此時白淵等人已經抵達後勤區。他將手放在唇邊示意身後的人噤聲，右手握著手槍，清澈的金色眼眸開始閃爍著異樣紅光，彷彿是訊號偵測。

這時，言荊的畫面跳出來，神色肅穆，「艦長，你有命令船員去取出星之石嗎？」金色瞳孔在這一瞬恢復正常，他立刻道：「……沒有，馬上傳畫面給我，調出對

方的資料。」

言荊依言調出監視器畫面，只見一名黑髮青年正突破層層封鎖的系統。

白淵對這人有印象，他接下星盟任務登上這艘飛船方舟一號時，有先把成員們的資料都看過一遍。

這位青年半年前加入方舟一號，在S星球家境清寒，受到星盟的徵召進來受訓，成為方舟一號的人員，沒有想到竟是星盜的內應！

他讓其他人支援後勤區，自己則來到飛船後段放置星之石的重要地方，悄悄的靠近這名似乎沒有察覺到他的青年。

奇怪，通常內應的身手都比一般人來得好，理論上會發現有人接近才是，否則怎麼擔任這麼重要的任務？白淵想著，猜測這名青年的機體功能並沒有想像中好。

「叛徒，星盜沒教你偷東西時不該背對敵人嗎？」來到青年身後，白淵快狠準的出手勒住他的脖子，往牆壁用力一推，槍口抵住他的太陽穴。

青年大叫了聲，嚇得求饒，「啊啊啊！艦、艦長饒命……」

「內應還有誰？」金色瞳孔微微一縮，白淵的手接觸青年的頸動脈，感受到他劇烈的呼吸，還有不穩定的脈搏。

忽然，投射在瞳孔的全息地圖出現異樣，白淵透過全角視圖窺見身後有名穿著黑色勁裝，衣服上繡著藍骷髏圖騰的男人，他急忙轉身，對方手中的黑色手槍也在同時發射一道青色光芒，打中了青年，強大的電磁脈衝能量瞬間癱瘓青年，也波及到身旁的白淵，他眼前陷入一片黑暗，一兩秒後才恢復。

見男人衝上前想搶奪已經失去防護罩保護的星之石，白淵連忙瞄準他的大腦和心臟部位，企圖用同樣的方法癱瘓對方，可惜青色光芒擊中男人拿出來的反射鏡，反彈到牆壁留下焦黑痕跡。

白淵於是衝上前，拔出短刀，按下短刀上的按鈕，刀鋒亮出深藍色火焰，他扯住男人的衣領將男人甩到地面，強勁的力道在地面留下深深的窟窿。

「化為塵埃徘徊在宇宙吧。」他冷冷的道。

持著小刀正準備了結男人的生命，對方卻冷笑著拿出細長如筆的物品，趁白淵來不及反應時，把尖頭部分刺進他的頸動脈。

同時，白淵也一刀貫穿了男人的心臟奪走性命，但他也隨即面朝地倒下，一股灼熱刺痛的感覺順著喉嚨蔓延開來。

他關上眼前的全息地圖，按著脖子，開啟掃毒程式試圖清理。

幾分鐘後，雖然病毒暫時穩定下來，但沒有盡快重啟恐怕整具身體都會成為廢鐵。

他爬起身，拿起傷害自己的那隻筆，發現裡面竟然有使身體系統中毒的病毒，

Fever-nur。

低頭按下手錶的通訊器，白淵咬牙說道：「言荊，重啟星之石的防護網。」除了喉嚨發熱刺痛，舌頭也有刺刺、乾澀的感覺。

「沒問題！」言荊才剛說完，忽然驚呼出聲，「艦長，沒有辦法重啟，現在防禦系統癱瘓了，星盜正從飛船兩翼侵入，前往後勤區支援的各區域組長都已犧牲！」白淵按著額頭，「星盜人數多少？」

「至少十人，不包含原本潛伏在飛船內的叛徒。艦長，現在該怎麼辦——唔！」通訊器傳來一陣悶聲與撞擊聲，接著只聽到嗡嗡嗡的雜訊，白淵心一沉，喊道：「言荊、言荊！」

「艦長，我沒事……不過主控室也快淪陷了。」言荊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，不曉得方才經歷多激烈的打鬥。

雖然口頭說沒事，但白淵仍有點不放心，叮囑道：「小心。現在飛船到哪了？星盟救援何時到來？」

「太陽系，E-3 星球附近，地球。星盟救援隊還要三十分鐘才會抵達太陽系。」既然方舟一號快淪陷，死傷慘重，只好棄船逃走了，無論如何，守護住星之石最重要。

白淵內心下了決定，「開啟傳送陣，我要帶星之石暫時躲在地球。」說著，他小心翼翼捧起如紅豆大小的銀藍色水晶石放入口袋，前往傳送區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一群星盜追上來，他一邊拿槍掃射阻撓追兵，邊詢問言荊，「你呢？」

「已經設好傳送陣了，艦長放心，我會安全離開的。」

離開中區地段，為了阻止窮追不捨的星盜，白淵喊道：「言荊，關閉飛船中區閘門！」

閘門在五秒後關上，卻仍然有一些星盜在閘門關閉前闖過，炮火猛烈的追殺著白淵。

他一路狂奔到位於主控室附近的傳送區，金色手錶頻頻傳來言荊的倒數。

「倒數三十秒、二十秒、十秒……」

星盜們也吼叫著，「星之石在白淵手上，別讓他進行活體傳送！」

「不——」

危急時刻，白淵跳上傳送台，被一團白色光芒籠罩全身，消失在傳送台上，耳邊那些憤怒的叫喊聲也隨著他的消失慢慢遠離。

方舟一號

船員代號：1——艦長

船員名稱：白淵 · ar2000 · 0214

星球座標：地球

登陸時間：2015.6.11/074438

是否登入：Y

第一章 做人不能太熱心

何南星臉色發白的看著躺在牆角的銀髮男人。

對方有一頭俐落的銀色短髮，那顏色讓她覺得很特別，第一次看見有人染，不知是否因為月光的關係，髮色閃動著星子般的光輝，美得令人移不開目光。

立領墨綠色的軍裝穿在他俊挺的身軀上很合身，衣服上雖然染上奇怪的液體和一些血，且他現在又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，但都不能減少他的強悍氣勢。

哪來的軍裝美男啊？看年紀不像是逃兵，這軍裝的顏色也比一般軍服的綠色還要深，衣料子也很好。

夜風吹過她的髮梢，帶來了淡淡的血腥味，她猛的打了個激靈，忙拿出手機叫救護車，男人那修長染血的手突然握住她的，這下子連電話都無法打。

何南星登時肩膀一抖，莫名其妙的看向銀髮男人，他正用一雙隱約閃著紅光的金色眼眸望著自己，眉宇深深擰起，看不出來究竟是身體欠佳還是不悅。

「妳做什麼？」

「打 119 啊。」

白淵的眉毛擰得更緊，琢磨著她的話，「119？」

何南星以為他沒聽清楚，用力點了下頭，「嗯，你受傷了，要叫救護車來。真的很對不起，害你受傷，我認為我有義務送你到醫院。」

事情是這樣的，幾分鐘前她剛結束晚自習，離開 T 高中準備回家，在這條路上撞見有兩名男子正在吵架。

如果只是尋常的吵架，她不會投以注目，但穿著黑衣、衣上繡有藍骷髏圖案的男子卻突然拔出手槍，這才引起她的注意。

只見雙方激烈的扭打一塊，軍裝男好幾次落於下風，她看到黑衣男子扣下扳機，沒有發出任何槍聲，槍口便閃爍一陣青光，接著周圍的路燈通通熄滅。

滅音手槍？！

預感即將爆發槍戰，何南星怎能坐視不管，趕快拿出手機報案，誰知一個不小心，手機摔到地上，被黑衣男子發現了。

黑衣男子拿出一把很鋒利，長約十公分的刀子朝她跑過來，軍裝男見狀出手壓制住對方，雙方再次扭打在一起，連她也被波及，手臂和雙腿留下深深的瘀青。

雖然打鬥的過程她有出手試圖把黑衣男子打暈，但沒想到對方就算頭殼流血也沒暈，最後，黑衣男子被軍裝男打到傷重逃跑，她身上也有幾處地方掛彩，但沒有比軍裝男嚴重。

唉，想要幫軍裝男報案，結果反而被他所救，她當然愧疚。

「咦，你去哪？我送你去醫院。」回過神，她看見他扶著牆壁站起來。

「不需要。」

以前聽友人提過太陽系的地球，雖然語言可以溝通，但這裡的居民都是普通人類，很難醫好他，而且如果不是這女孩突然出現，他也不會二度受傷。

說實在，那時候他可以不用從星盜手中救下她，但他不想在這裡惹事，所以還是救人了。

此時白淵雙腿突然無力，重新跌坐回地上。

該死的病毒！

「你幹麼逞強？」何南星走上去主動蹲在他面前，嘴巴不停歇的唸著，「剛才不是被那個人傷到後背嗎，為什麼不去醫院處理？走路都走不穩了，萬一你倒在路邊死翹翹怎麼辦？來吧，抓著我的手，我送你去醫院。」

耳邊全是她囁嚅喳喳的聲音，白淵扶著額頭，用最冷淡簡潔的話頂回去，「不關

妳的事。」說完，他低頭在腕上的金色手錶按了幾下，試著聯絡方舟一號上的言荊。

按了好幾下，手錶都沒反應，他猜想可能是剛才和星盜扭打撞到手錶，不然就是電磁脈衝能量癱瘓了這附近的電力系統，導致無法透過這裡的電網聯絡 S 星球的人。

看來得修理一下手錶了，可是他現在的身體連走路都有困難，怎麼辦？

「咳！」一陣燒灼感刺激喉頭，白淵彎著身軀，痛苦的壓著脖子。

「欸，你還好嗎？」何南星驚慌搭上他的肩。

「放手！」

白淵不屑讓人類幫忙，在 S 星球，他從沒虛弱到要別人攬扶，沒想到來到地球竟讓一名脆弱且不堪一擊的人類協助，連她搭在肩膀的手他都沒有力氣掙脫。

「不要開玩笑了，你都這樣了我怎能放手！」何南星焦急的吼道。

白淵抬頭盯著她好一會兒，金色瞳孔縮起。

這女孩有張很清秀的臉孔，白皙乾淨的肌膚，一雙善良清澈的黑色眼眸，柔順的黑色長髮綁成雙馬尾，身上有股很迷人的柑橘味，身材嬌小玲瓏，整體看來很柔弱，但此時那雙黑眸很堅持，甚至有點像在瞪人。

白淵搭上了她的肩膀，從她緊張的呼吸感受到緊張，看到她臉上透出強烈焦慮，他心中閃過模糊的想法。

他們之間明明是陌生人，這女孩幹麼擔心？在此之前他們從未見過面，是因為他剛才救了她一命，才想極力幫助自己嗎？

救她只是舉手之勞，純粹不想讓地球人捲入星盜糾紛，真不懂這女孩堅持什麼？

不過算了，管她堅持什麼，反正現在他的身體狀況不太樂觀，既然這女孩想幫忙……

白淵打定主意，深呼吸幾下後開了口，「妳家在哪？」

「咦？」

「我需要一個地方休息，不用去醫院。」

都站不穩了還不去醫院嗎？「可是——」

他打斷她，語氣強硬的說：「在哪？」說完，半邊的身軀驀地無力，向她那兒微微傾斜。

「喂，你別昏啊！」她這樣扛回家很累的！

話剛說完，何南星就見他閉上眼，雙腿依然保留些微的力氣能站著。

直接扛著男人回租屋處好嗎？

不過他是為了救她而變成這樣，而且諒他也沒有餘力亂來，不如趕快帶回家讓他休息，希望不會休息到沒呼吸，她可不想讓租屋處變凶宅。

因為怕男人一昏睡就再也醒不來，何南星一路上嘴巴喋喋不休，「你為什麼會和那個穿黑衣的男人起衝突？你們認識嗎？認識怎麼會吵那麼凶，居然拿那麼危險的武器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見他繃著臉沒動靜，依然有呼吸，何南星忽然想起什麼而道歉，「唔，對不起，我不該問那麼多。」

萬一黑衣男是黑幫份子怎麼辦啊？她是好心才收留一位受傷的人，可不想惹禍上身，有時候問太多反而會出事。

沉默了一下，何南星又露出一抹傻氣的笑，問：「那請問你幾歲？不對，應該先問你的名字，請問先生貴姓？啊啊啊，這樣好沒禮貌，你好，我叫何南星，目前高二。」

「……」身側的男人還是沒反應。

何南星困惑地搔搔頭，「連名字也不想說嗎？我、我沒有別的意圖啦，有個姓氏我好稱呼你，否則喂喂喂的叫不太好，你說是吧？」

白淵不耐煩的打岔，「妳家到了嗎？」這女孩話怎麼那麼多，多到他想讓腦袋淨空好好休息都有問題，沒看到他不想回覆嗎？

「哦哦，快到了，就在前面，麻煩忍耐一下。不過還不是因為要攬著你所以走很慢，所以原本才要叫救護車送你去醫院嘛。」

白淵皺眉，她是在怪他走太慢？以前從來沒有人敢怪罪他，沒想到今日會被一人類女孩教訓。

真煩，如果不是病毒的關係，他現在根本不用和這人類女孩肩併肩、親暱的靠在一起，還不能把重量都放在她身上，瞧她那副瘦弱的身形、軟趴趴的手臂，能拿什麼重物？

雖然她身上的柑橘味道很吸引人，稍稍讓他緊繃的神經放鬆了些，但並不代表他想和這女孩親密的靠在一起，任由她說個不停。

意識到對方的心情很不佳，何南星以為他很不舒服，咬緊牙關撐起他的身軀。「抱歉，再忍耐一下，你個頭太高了……還好我平常有在打工提很多重物，否則很難順利把你扛回家。」

扶著他又走了一段路，何南星滿頭大汗，憑著毅力撐到家門口，她不能在這時候喊累，還有人的身體狀況比自己差呢！

「呼……終於到家，嘴巴好渴。」一進門，何南星將他扶到沙發上躺下，伸伸懶腰，然後又像隻忙碌的蜜蜂跑去房間找急救箱，嘴巴喃喃咕咕，「熱死了，嗚嗚，手腳好痠。」

白淵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盡頭的房間，真佩服她一人可以唱獨角戲，嘴巴渴是因為一路上話講不停吧，真搞不懂地球人在想什麼。

他逕自閉上眼，從和星盜的對峙起，他早知道何南星對自己沒有危害，所以當著她的面放鬆身心休息不礙事。

和他對決的那名星盜是隨著傳送陣一起過來，現在對方負傷逃跑，暫時不會追來，但敵人何時會聯絡上其他星盜他不敢肯定。

幸好星之石還在……

伸進軍綠色外套內的手指摸了個空，白淵瞬間睜開眼，脫掉外套在口袋內撈了好久，就是沒有找到星之石。

該死！

他往後倒向沙發，猶如遭到青天霹靂，情緒上的惱怒讓他控制不住病毒，後腦杓一陣刺痛，接著喉嚨熱熱的，腦袋越來越暈眩。

他側過身，手掌壓著後頸，突然一股強大的力道撞上他胸膛，他反射性的睜開眼，只見黑髮少女跪在面前，驚恐地瞪大眼睛，焦急緊張的叫聲在耳邊響起。

「喂喂，你哪裡不舒服？我拿急救箱來了，是脖子後面嗎？我幫你看看！」天哪，那裡是人體最脆弱的部位耶。

何南星抓著他的肩膀，微微抬起身子朝他靠近，探視的目光望向他的後頸，然而，連個傷口都沒看見，一股力道還突然撞上肩膀將她往後推倒。

「不需要，離我遠一點！」

何南星不顧屁股的痛，重新爬起來。「你幹麼突然推人？痛死人了。我沒有別的意思，純粹擔心你，想要試著幫你治療外傷，既然你不想去醫院，就只好自個兒來啊，不過看你的情況很糟糕，我還是直接打電話。」

見銀髮男人的表情依然痛苦，她拿起家用電話，還沒來得及撥號手腕便一陣劇痛，話筒瞬間易主。

「我說過了，不需要。」

何南星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只感覺眼前一花，話筒就不見了，她眨著困惑的眼，迎上他清冷的視線，就在下一秒，握著話筒的他呻吟了聲，重新倒回沙發。她嘆氣的揉著瘀青的手腕。「牛脾氣，你都不舒服成這樣了，這晚讓我幫忙，隔天就不關我的事情，這樣可以嗎？先生。」

「本來就不關妳的事，沒要妳負責。」白淵的視線掃過她多了一圈瘀青的手腕，懊惱自己一時忘記掌控力道，差一點釀成大禍。

幸好由於病毒的因素很沒力，否則他剛才那麼用力捉住她的手，絕對不是瘀青那麼簡單，而是骨頭碎掉。

「我也沒要對你負責，這是幫忙、互助，既然你將我從黑衣男的槍口救下，我自然要答謝你，至少讓我看一下，確定你沒事，好嗎？」何南星語氣強硬，兩手又握住他的肩膀，讓他側著身，方便她看後頸有沒有傷口。

白淵覺得自己的思緒、還有運動神經緩慢下來，沒力氣推開她，反正她也檢查不出個所以然來，也就沒有掙扎。

「只有背部有傷口，那你剛才在痛什麼？我看隔天還是去醫院照X光，腦袋內長腫瘤也是有可能的。」她將手背貼上他額頭，「好燙，你在發燒！」

白淵茫然的看著她，發燒？她是指體內很熱的意思吧。

的確，Fever-nur 讓他體內很熱，滿滿的熱氣排不出去，神經系統遲緩。

「呃，那個……」何南星欲言又止。

白淵皺眉看她，她怎突然拘謹起來了？

她害羞的低下頭，「有件事情可能要麻煩你答應，我、我要先替你處理背部的傷口，會脫下你的衣服。」

他想了想，現在因為病毒的關係，被星盜傷及的部位復原狀況十分緩慢，否則一

般來說，槍傷很快就能恢復，不過他們機械一族的身體使用地球的醫療用品療效本來就比較低，其實沒必要，但既然她堅持幫忙就讓她幫，省得在耳邊嘰嘰喳喳，之後等回 S 星球再進行身體修復檢查吧。

他迅速解開鈕釦，將襯衫脫掉，露出光滑寬厚的背部，上頭有條不淺不深、從左上斜至右下的傷口。

何南星不舒服的扁著嘴，她很討厭處理傷口，不過她是幫人的那一方，還是趕快弄一弄吧。

「給我。」

她滿頭疑惑，把手裡的優碘遞過去，他卻沒有接，而是側頭用眼神示意拿桌上另外一瓶透明瓶子。「我說那瓶。」

「……啊，抱歉！」何南星滿臉尷尬，連忙把雙氧水遞上。唉，腦袋糊塗了，忘記要先消毒啊。

白淵拿著雙氧水直接往背後灑，只是傷口在背後，想要自己來還是有點困難。

哇塞，這麼阿莎力哦？他不會覺得痛嗎？

啧啧，如果不是看見他光滑細緻的肌膚，她會以為是犀牛皮。

「我幫你吧，不要浪費我家的雙氧水。」何南星搶過雙氧水瓶。

妳幫才有問題……誰會先用優碘？這個人類笨到令人難以置信。白淵忍不住在心裡嘀咕。

包紮完畢，白淵穿回襯衫，拿起披在沙發上的外套穿上，一片只有 0.5 公分寬度的玻璃晶片掉了出來。

「咦，這是什麼？」撿起地上的方形玻璃晶片，何南星看著晶片上的鍍黑字體喃喃唸出，「Name: ar2000？」

白淵不發一語的奪回自己的物品，不打算詳細解釋。

「材質很好耶，長得很像名片，ar2000？哈哈哈，怎麼可能有人叫這名字，只有地下組織才會叫這種代號吧。」

白淵背對她躺下，依然沒有說明的意思。

「這也不能說啊？」她咕噥。

何南星盯著他後腦杓好一會兒，最後失望的跑去冰箱翻找冰枕，找不到之餘只好從冷凍庫裡拿出真空包裝的火腿，皺眉思索後包上毛巾又趕緊回到客廳。

「不好意思，你發燒需要退熱，麻煩躺正哦。」她雙手搭上他的肩膀用力扳正，把替代品放在他額頭上。

柔軟滑順的銀髮滑過指尖，她驚呼一聲，愛不釋手的再摸幾下。「你的頭髮染多少錢？這要常常補染耶，可是我看你的髮質好好，羨慕死了！到底如何保養的，羨煞一堆女孩子。」

「……自然的。」白淵摸著額上的冰涼物品，根本不想浪費力氣睜開眼睛，身體的不適讓他完全沒發現冰枕的真面目其實會讓自己吐血。

咦？有人天生銀髮？

何南星滿頭問號，還想問更多，卻見他很不舒服的皺起眉，想了想，決定不吵他

休息，逕自去廚房找吃的。

不久，她從廚房端出一碗熱騰騰的泡麵，拉了張小板凳到客廳小桌邊，大快朵頤起來，偶爾還會貼心的幫男人把額頭上的毛巾翻面。

滿屋子都是一股嗆鼻的味道。白淵用手揉著鼻子，這是他第一次聞到，微微睜開一眼朝她看去，就見她正吃著一碗冒著熱煙的食物，邊吃邊笑，還拿著一台奇怪的機子聊天。

「媽，我在家啊，嗯我知道，有啦，我正在吃飯……掰掰。」

掛斷電話，準備吞下一口時，何南星看見男人正盯著自己，她忽然意識到忘記問對方會不會肚子餓，泡麵那麼香，可想而知他心裡一定不好受，她一直很討厭有人在密閉環境吃泡麵，沒想到現在自己也做了同樣的事情。

「你會餓嗎？我去煮稀飯給你吃。」

稀飯？他直覺拒絕，「不用。」他才不想要吃地球的食物，光聞現在這嗆鼻的味道他就快吐了。

「那怎麼一直看我的泡麵？」

原來那叫泡麵，不知道稀飯的味道和長相如何？算了，他不想要貿然嘗試。白淵思忖幾秒，決定不打算問出口，問太多會顯得他很無知，還會引起懷疑。

「喂，你又不說話了。」托著下巴凝視著他沉穩的神色，她撇撇嘴，「一直叫你喂喂喂也很奇怪，真的不能告訴你的名字嗎？我都自我介紹了，互相自我介紹是基本的禮貌哦！放心啦，我不會拿你的名字去做壞事。」

又在嚙嚙喳喳！白淵揉揉發疼的額角，淡淡開口，「如果我說了，妳能不能安靜？」

「咦？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吵你休息，只是對你很……很好奇，我知道我們過了今晚就不會再見面，但還是想知道你是誰，就這樣而已。」

他神色不耐的說：「ar2000。」

在S星球，只有感情特別好的朋友才會彼此稱呼名字，目前他並不想要把名字跟一位地球人講，而且他隔天就會離開這裡，所以沒有必要對她透露太多。

「蛤？」

「怎麼？」

何南星茫然的問：「你說的是什麼？」那不是玻璃晶片上的號碼嗎？

「名字。」

她乾笑，「呃呵呵呵呵，你應該是發燒神智不清……不對，難道你真的是什麼祕密特勤組，專門執行總統或首長級的任務，成員都用代號互稱，因為組織隱密的關係，想說也不能說真名？」

「不是。」他雖然為星盟做事，但不是星盟祕密特勤組，也不算單獨替星盟理事長辦事。

「蛤？」何南星越來越迷糊，那到底還有什麼職業專門用代號稱呼？

看男人沒有再解釋，何南星懊惱的抓抓頭，換個問題，「那你家住哪？我明天上學前先送你去車站或公車站。」

「我……」腦袋突然一陣劇痛，白淵咬牙用手壓著臉，無法說下去。

「你、你還好嗎？」

何南星擔憂的看著他，覺得這景象時常在八點檔鄉土劇裡出現，一般失憶的人只要被問：你叫什麼名字、你家住哪、兄弟姊妹有誰，都是以頭痛收場。

呃……他該不會失憶吧？可是他看起來很正常耶，除了受傷、發燒之外，對話都滿自然的，但還是來測試看看好了。

她拿起桌邊的原子筆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白淵按著眉角，「筆。」

「這個呢？」換上手機。

「通訊器材。」

「……嗯，也是，手機是通訊器材沒錯。」

原來叫手機。白淵今天已經不下一次看到她拿出這個物品聯絡別人，代表這是地球人的通訊器材設備，和他手腕上的手錶功能很類似。

「這是多少？」

白淵看著何南星手指比出的數字，「一。」說完，神色冷凝的閉上眼，再也不理會她的問話。

真是夠了，要不是這裡能遮風避雨，讓他休息，他才不想要浪費時間待在這裡，偏偏現在的身體情況不容許他外出尋找星之石，唉。

基礎的數字辨認和常識都很正常，就是忘記自己的名字和住家，何南星搔搔頭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，「你真的不記得自己的名字？家住哪也不知道？」

白淵沒有答話，兀自按著頭咬牙苦撐，卻讓何南星以為他是真的不記得自己的名字，只記得代號。

「……怎麼辦啊啊啊？」何南星倒抽口氣，苦惱的抓抓頭髮，滾回位置繼續吃泡麵，反正現在也想不出好方法，不如先填飽肚子。

「喀擦。」

這時，門外傳來輕微的異響，何南星困惑的擱下筷子，同時間，白淵不知察覺到什麼，睜開雙眼，金色眼瞳流轉著奇異暗芒，慢吞吞的從沙發上坐起，望著門口。

「噦、噦——」

門外似乎有什麼東西刮著門，很像用指甲刮黑板的聲音，讓她起雞皮疙瘩，同時感到有些毛骨悚然。

「去開門。」白淵開口了。

他的話讓何南星十分錯愕。「欸？外面有什麼嗎？為什麼要開門？」

看出她的害怕，白淵拖著虛弱的身軀逕自起身，擅自打開門。

「吱吱吱！」清脆的動物叫聲隨著門打開傳進來。

何南星看見一團白色的小影子竄進，停留在他的腳邊，再仔細一看，是隻圓滾滾的天竺鼠，這隻小動物有對圓圓的紅毛小耳，身軀通體雪白。

「這隻動物哪來的啊？他看起來很喜歡你呢。」原來是隻小天竺鼠。何南星鬆口氣，還以為是什麼奇怪的東西。

「當然，我的寵物不喜歡我喜歡誰。」

耳朵毛色很特別的天竺鼠輕輕磨蹭著白淵的褲管，但他從天竺鼠進門後只看了牠一眼，接著又倒回沙發，而天竺鼠則亦步亦趨的跟在主人身邊。

「哇，好可愛！」何南星一見天竺鼠圓溜溜的眼睛頓時心動不已，小跑步到牠身邊，「嗨，我叫何南星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她很喜歡小動物，小時候有養過小鳥、狗和兔子，可惜後來都死了，如何死的她已經忘記，只記得有一次天氣冷，她把兔子放在爸爸的車上，隔天早上兔子已經被悶死。

白淵無語的看著何南星耍白痴，人類最好有可以和動物溝通的特異功能，她可以再笨一點。

天竺鼠那雙小眼睛似有若無的往白淵那兒一看，似乎是聽得懂何南星的話，但這一幕她並沒有看見，現在她的注意力都放在那對奇特的紅毛小耳。

是染的嗎？何南星用著很輕柔的力道揉捏，只見天竺鼠不知道是舒服還是不舒服，發出低低的叫聲，她越玩越上癮，最後甚至兩手捧住天竺鼠，感受軟綿綿的觸感。

天竺鼠灰色的眼睛瞇成一條線，和牠相處久了的白淵自然知道牠此刻的反應，何南星適當的力道讓牠很舒服，卻也因為陌生人的觸碰稍稍反抗，矛盾的情緒讓牠很焦躁。

「007，過來。」

白淵一聲令下，天竺鼠便爬進他的口袋內，而那句話令何南星目瞪口呆。

「你喊牠什麼？007？牠的名字？」

第一次聽到有人給寵物取數字的名字，該不會他家飼養一堆天竺鼠，每一隻都用數字取名，方便管理？

見他又閉目歇息，何南星沒再問下去，很擔心他現在的狀況，可是明天得去學校上課，沒有辦法帶他去看醫生，最快也要等到傍晚下課才有辦法。

她起身進入廚房，煮碗稀飯，雖然他說不用，但她覺得該讓病人睡醒能吃點食物。白淵在何南星離開客廳後睜開眼，低頭矇了從口袋露出一顆頭的天竺鼠，用著細如蚊蚋的聲音詢問。

「007，你剛才降落在哪？」踏進傳送陣時，他並沒有帶著007，沒想到牠竟跟著自己來到地球。

「不曉得，因為星盜在傳送陣執行的同時有發動攻擊，造成能量動盪，位置偏移，離這間住宅至少有七百公尺的地方，哎。」

他和007之間有主從契約存在，007能找到自己並不是難事，幸好他的寵物也來了，至少在地球有個可以討論的夥伴。

「嗯，來這裡找我有看見星——咳。」話說到一半，白淵喉嚨一緊，眼前黑色斑點一閃而逝。

007那張圓滾滾的臉露出嚴肅表情，「主人，請重啟，哎。」

「你知道的，重啟必須透過別人才有辦法，適合的媒介我還沒找到。」要不然，他現在還會待在這裡掙扎嗎？

「有的，吱。」

覲見 007 的視線飄向廚房，白淵旋即皺眉，「她是人類，不適合。」

「重啟沒有規定要男性或女性，也不分種族，這位生命體收留主人，目前沒有任何威脅，還是主人有別的想法？吱。」

007 說的沒錯，重啟沒有規定性別和種族，只要是生命體皆可作為重啟對象。

他不願意接受是因為何南星是不堪一擊的地球人，雖然那時候在巷子裡面對星盜她有出手攻擊幾次，但連一個星盜都解決不了，更別說要自保了。

他們 S 星球的機械一族是宇宙中的高階生命體，科技技術都比地球優良許多，而他同時是星盟第一艦隊的艦長，從沒遭遇過必須靠低等生命體存活的情況，這讓他情緒上很難調適。

他才不想要跟生命脆弱如螞蟻的地球人定下重啟契約，但也不願跟 007 定下重啟契約，跟一隻動物定契約……傳出去多沒面子！

從他陰沉的臉色中可以得知他很不願意，可是 007 依然以主人的健康為優先提出建言，「主人，不如盡快聯絡 S 星球的人來接走我們，這樣您可以在 S 星球治療，吱。」

「……不行，我現在的身體狀況無法聯絡星盟，而且星之石失蹤了。」現在這兩項條件足以把他困在地球動彈不得。

「那麼，只好重啟，吱。」

沒錯，現在的他沒有資格拒絕，重啟是唯一的辦法。

微張的唇瓣溢出一口沉重的嘆息，僅管內心很不願意，但似乎沒有辦法了。「我知道了，這段期間你就安靜當個乖寵物，不要讓何南星察覺。」

「明白，吱。」

「那個……雖然你說你不吃，不過我還是幫你煮好稀飯，不收錢唷，今晚就在這裡好好休息。」客廳傳來何南星的聲音，白淵抬頭，就見她兩手交叉緊握，侷促的站著。

「先說好，我不是對你負責，只是有人有難，我認為要給予幫助，如果半夜還需要什麼就敲我房門，啊，等我一下。」她忽然想起什麼，匆匆忙忙奔進房間，搬出一條厚厚的被子來到他面前。「夜晚天氣比較涼，而且你又在發燒，不照顧好身體不行。對不起哦，家裡退燒藥沒有了，今晚你忍耐一下。」

何南星貼心的幫他蓋好棉被，換上一條冷毛巾。

007 跑到沙發內側，停留在他的耳邊，用著只有彼此能聽見的聲音道：「主人，她人不壞，吱。」

「早點休息，我明天還有考試，十一點前都還醒著，晚安！」何南星替他拉上沙發後的窗簾，轉身離開。

白淵不著痕跡的和寵物對看一眼，金色瞳仁浮現紅色暗芒，心一橫，他掀開棉被——

聽見身後傳來窸窣聲，似乎是爬起來的聲響，何南星困惑的轉身，可這一轉就被他拉入懷裡。「你……」

沒有給她任何機會反抗，他傾身湊到她的唇邊，直接吻住，後續的話自然沒有機會表露出來。

第二章 失去初吻臉很囧

他在幹什麼？！

何南星目露驚恐地抵抗，白淵卻握住了她的手，使出剩餘的力氣將她完全壓制住。可何南星並不甘願什麼也不做就放棄，她閉上眼用力踩住他的腳尖，手伸到他腦後扯住銀髮。

一陣刺痛從頭皮傳來，白淵沒想到她掙扎得那麼凶，為了避免重啟過程中斷，他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她壓制在沙發上，用雙腿禁錮著她的腿。

高溫的唇瓣吸吮兩片帶著濕氣的唇，看似光滑無一絲紋路的雙唇在略帶涼意的女性雙唇的滋潤下，古怪的浮現一條條細密的、有如電路的紋路，彷彿重新燃起生命光芒。

金色眼瞳深處劃過多條紅色暗芒，暗下後轉浮現綠色的光芒，從雙唇蔓延至大腦的電流頓時散播在身體的每一處，如同打通任督二脈，使原本虛弱無力的四肢充滿活力，活化那些已經被病毒侵蝕的神經元線。

這瞬間，白淵的聽覺變得靈敏、腦中響起一陣嗶聲，綠色光芒瞬間消失在金色眼眸中。

白淵鬆開手，隨即下腹部就挨了何南星一拳，臉也歪向一邊。

「你這個變態！」何南星渾身顫抖，狠狠罵道。

他用手按著額頭，清澈的金眸注視著她因為掙扎而裸露出來的乾淨額頭，此刻，白皙的肌膚浮現一層很淺很淡的符紋印記，S型的淡金色圖騰不到幾秒便淡化、消失。

「走開！」何南星曲起腿就想將他踹下沙發，豈料對方快一步跳下，她的腳揮了個空。

她好心帶他回來休息，卻被這認識不到幾個小時的男人奪走初吻。她覺得自己腦子糊塗、眼睛脫窗，沒事當爛好人做什麼？！

虧她這麼擔心他的身體狀況，結果竟然沒說什麼就強吻，吻完也不說話，面無表情的盯著她看。

白淵確定她額頭的印記消失後，才放下壓在額頭上的掌心。定下重啟契約後，彼此雙方的額頭會浮現印記，為了不讓她發現，他只好遮住自己的額頭。

「先生，你沒有什麼話想說嗎？」

白淵凝視著何南星，視野內她的周身浮現身體機能偵測圖，現在心跳一分鐘八十五，維持在正常範圍值，但情緒起伏很大，心跳有逐漸上升的趨勢，那張白潤乾淨的小臉也透出異常紅潮，這些情況讓他得出了一個重點——

她在生氣。

可是生氣為什麼會臉紅？通常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會氣到臉紅，那就是真的很憤怒，另外發燒也會使臉紅紅的，但她的體溫目前看來很正常。

儘管他有一堆猜測，可惜就是少猜一點，何南星的臉紅不是因為生氣，而是因為

親吻而害羞。

重啟後，白淵嗅覺變得更敏銳了，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柑橘味道加倍刺激著感官，他不發一語的直接將手伸向她，手心輕貼在她的額頭，滑過紅通通的臉頰和嘴唇，接著湊上前，稍稍拉開她的衣襟……

「你想幹麼？！不、不要過來！」何南星往後退，心驚膽顫的摀住嘴巴，就怕他又想伸魔爪。

「沒發燒。」只有臉頰熱了點。

白淵心想，如果她現在發燒他絕對不意外，人類的身體機能、防禦病毒的能力比他們S星球的還弱。

「我怎麼可能發燒，我比你正常一百倍！」

「哼，這是不可能的，說謊也不打草稿。」

觸碰過何南星額頭的手心輕輕在衣服上抹幾下，他朝她拋出一記不屑的眼神。自以為是的地球人，正常一百倍絕對是吹噓。

「我跟你認識才三個小時，隨隨便便吻我就是變態、色狼，怎麼能理直氣壯說不可能！」何南星火大了，兩手拚命的推著他，想將他趕出房子，卻意外發現怎麼推都很難把他推出去。

白淵根本就聽不懂她在罵什麼，句子中有很多奇怪的詞彙，不過觀察她生氣的模樣，大約能猜得出來那些是屬於不太禮貌的字，甚至有罵人的意思。

在S星球沒有人敢這樣對他大小聲，沒想到有天居然會被眼前這位個子又矮又瘦、弱不禁風的女孩罵。

低等的生命體果然都很沒教養，就算契約之人是她，他也不會對她的無理取鬧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。

白淵抓住她的手，冷聲警告，「我警告你，不要隨便亂碰我！」

何南星被他的舉動嚇了一跳，以為他又想亂來，用力掙了掙，在白淵鬆手後，她後退幾步戒備地盯著他。

白淵挑眉，詫異的看著她現在擺明視他為洪水猛獸的行為，「你的情緒原本就這麼起伏不定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隨便亂罵人。」

「……不好笑，我要你為剛才的行為道歉。」何南星嘟囔。

初吻是要留給男朋友的，她連男朋友都還沒交到耶！這傢伙好歹道個歉，安撫一下她受傷的心靈吧。

「道什麼歉？」白淵輕哼了聲，要他向低等生命體認錯，作夢。

「沒經過同意就亂親人，很惡劣。」她皺眉。

白淵盯著她好一會兒，仔細回想到目前為止她所說過的話……難道她生氣的點是因為親吻？他並不清楚地球人的文化行為，這是不好的舉動嗎？

可是有什麼辦法，重啟的方法就是嘴對嘴啊。

見白淵依然無動於衷，何南星委屈的咬唇，趁他思考事情、來不及反應時將人推

出門。

「喂，妳做什麼？」一回神，白淵人已經一半在門外。

「吱吱吱！」007 見情況糟糕，不知何時已鑽到何南星腳邊，想用牙齒咬住她的褲管，獲得她的注意。

可惜忙著趕人的何南星壓根沒看見 007，好多次差點踩到那圓滾滾的小身軀，最後她一口氣將白淵推出大門。

「算我倒楣，早知道就不要多管閒事，帶你回來、幫你擦藥，還怕你肚子餓，特地煮稀飯讓你睡醒吃，結果你居然這樣對我。」

在門扉砰一聲關上的瞬間，看著她的白淵微微瞪大了雙眼，思緒有些當機。

這女孩為什麼露出難過的表情？

他呆站在門口，聽力敏銳的他可以聽見屋內響起忿忿不平和嘆氣的聲音，「混帳王八蛋、變態、色狼，下流的銀毛男，嗚嗚嗚，我的初吻就這樣沒了，怎麼可以強吻，這不是你情我願啊！」

白淵越聽越頭大，何南星到底在碎碎唸什麼？

007 抓住他的褲管往上爬，鑽入口袋內露出一顆頭望著主人。

白淵抬起手，在金色手錶上點了幾下，身體康復後便能順利連上地球的網路。

幾分鐘後，終於查出她嘴巴脣里啪啦碎念一堆的詞彙意思，很多都是不好的話，他越看臉色越陰沉，同時也明白她口中的初吻是什麼意思了。

「可是，網絡上說在無意識或不情願的情況被強吻的行為不屬於初吻。」他困惑。剛才是他主動強吻她，不屬於初吻範疇內，那何南星在生什麼氣？還是網絡上說的是假的？

地球網絡訊息怎麼那麼亂！

白淵關掉網絡，真是的，他幹麼在意她的感受？說來都是重啟惹的禍。

「007，我們先回降落的地點找星之石。」

「好的，吱。」

白淵轉身離開，既然她的情緒暫時平復不了，他留在這邊也不知道要做什麼，與其聽她一張嘴罵不停，不如去找星之石。

現在星盜還不知道星之石不在他手上，但星之石所散發出來的星能量只要用心去感應就可以感應到。

他奉星盟命令要將星之石運送回 S 星球，得趕緊找回來。

「主人，南星小姐還好嗎？她剛剛看起來情緒很糟糕，吱。」007 鑽出口袋爬到白淵的肩膀。

「不清楚。」

白淵不太想提起她，這女孩幾分鐘前罵過自己。雖然不得已定下契約，但內心深處仍然保留幾分不情願，現在的他只想將腦袋放空，試著盡快感應星之石能量。

「這個地方有殘留星之石的能量，很淡。」

這裡是傳送陣將他送到地球的降落地點，很有可能因為星盜那波攻擊影響傳送陣

的能量，導致星之石丟失。

「主人，我立刻找找看是不是滾到附近了，吱。」007 跳下白淵的肩膀，小小的身軀快速奔走在不算寬的巷子，攀爬垃圾桶、鑽進紙箱，靈活穿梭在巷弄之間。街道的電力系統已經修復完畢，熾白的街燈將他挺拔的身軀拉出長長的影子，白淵巡視一圈完便依著路燈佇立，沉靜的金眸望著自己的影子。

「究竟掉到哪了？要盡快找到星之石，高等能源石是很多人都想搶奪的，一顆粉粒足以供整艘飛船至少五年的飛行燃耗，既然星盜攻破方舟一號也要搶到，那絕對不會輕易放棄尋找。」

他再次巡視周遭環境，擴大距離搜索，幾乎把這附近的巷弄都走過一遍，連大馬路邊的高中校區邊緣街道也搜索過，仍然找不到星之石。

「主人，會不會是被人撫走了？吱。」007 跑回白淵的身邊坐下。

「先聯絡星盟的人吧，方舟一號和言荊不知道怎樣了。」

白淵按下金色手錶的按鈕，一個透明的視窗跳到面前，而在外人眼裡是看不到的。

使用者：白淵 · ar2000 · 0214

聯絡者：言荊 · br2000 · 1225

連繫時間：0.0001s

是否聯絡：Y

等了許久遲遲沒有接通，這讓白淵焦慮起來，難道言荊沒有逃出來嗎？

白淵關掉視窗，重新聯絡另外一個人——疾音。

剛接通，漆黑的畫面便浮現一張年輕的男性臉孔，沒有等白淵開口，對方就先開口了。

「你終於連繫我了，我快忙死嘍，派過去的艦隊只回收到一艘沒有生者的方舟一號。」疾音的背後飄著許多空警，似乎正在處理很要緊的事情。

白淵恭敬的鞠躬道歉，「很抱歉，星盜追來我這裡，打鬥的過程訊號受損，而我因為身體中毒執行重啟後才能聯絡到你，言荊還活著嗎？」

「我聯絡不到他，飛船上也沒有他的屍體，有可能還活著，也有可能成為星盜的人質。」疾音並不太擔心，摸著嘴唇，興味盎然的說：「不過你的重啟媒介是誰？你沒聯絡我，我在想你是不是和言荊在一起，看到你終於聯絡我了，當下我以為言荊成為你的重啟契約之人。」

白淵頓時默然，和言荊成為契約之人？如果沒有遇上何南星，還真有可能得和言荊接吻了……他下意識的慶幸自己不用和男性接吻。

畢竟比起男性，他對弱弱的何南星接受度還是高一些，但也就只是高一點點而已。

「誰呀？」疾音不知何時已經來到另外一處安靜的地方，身後沒有一堆空警飛來飛去，換成一片汪洋大海。

「地球人。」

「男性還女性？」

白淵皺眉，勉為其難的再透露一些，「……女性。」

「叫什麼名字？幾歲？身高？體重？三圍？」

聽見疾音問的這些問題，白淵沉默了會兒，拋出另外一個話題吸引對方的注意，「疾音，你要不要聽完我接下來的話，再考慮要追問哪方面的問題？」

「哦，好呀。我還想再問問你那位女性的五官，如果她在你旁邊更好啦，畫面帶到她我就看得到了。」

白淵當作沒聽見，直接說出自己想說的話，「星之石失蹤了，麻煩你派一些人來地球。」

疾音原本含笑的臉瞬間暗下，語氣嚴厲的說：「CEO 有點生氣，白淵，你這次辦事不力。」

白淵沉痛的低下頭，握緊拳，「對不起，我知道這次運送星之石很失敗，但有個星盜追著我來到地球，我怕他會叫更多的夥伴過來，屆時憑我一人很難守護住星之石，等事情結束，我會請辭負責，幫助處理方舟一號過世的船員的後事。」身為方舟一號艦長，他沒有保護好船上的夥伴，讓星盜放肆撒野，害兄弟們身亡，自然難辭其咎。

「唉，能怎麼辦呢？」疾音雙手一攤，「總之在我們趕到前，趕快把星之石找回來，如果落入星盜手裡，CEO 真的會氣炸唷。白淵，方舟一號出事不能怪你，星盜太狡猾了，既然事情都發生，現在最重要就是找回星之石，其他不要多想，知道嗎？」

「是，我知道了，那麼你先忙吧。」白淵正想切斷通訊，疾音趕忙制止。

「欸，那女性到底長怎樣？幾歲？啊啊，對了，假如我把你接回 S 星球，你們就分隔兩地了耶。」

「這不重要。」他幹麼要和人類一起生活！

「慢著，最後一個問題，和地球人『親吻』的感覺如何呀？我雖沒親過地球人，但他們和我們之間有文化上的差異，你的重啟行為有惹惱對方嗎？」

白淵的手一頓，抬眸迎上疾音似笑非笑的表情，頓時有種被人赤裸裸看笑話的窘迫，他毫不猶豫切斷連線。

007 爬上白淵的肩膀，「主人，今晚就先回去休息，吱。」

白淵仍然停留在原地不動，現在已經聯絡上 S 星球的人，很清楚下一步要什麼，內心某個層面卻悄悄反抗。

察覺到他臉色細微的變化，007 輕輕用爪子撓撓他的衣領，「主人不想回南星小姐家嗎？吱。」

那麼懦弱無能的人類真令人看不起啊！可惜病毒的因素逼他做出選擇，把何南星拖下水了，儘管不想拖地球人一起承擔和星盜之間的糾紛，也知道選擇何南星當契約對象是不明智的做法，但能怎麼辦呢？契約就是定下了。

現在只有她家適合他暫時待著，好尋找失蹤的星之石。

而且，何南星和星盜有起過小衝突，又救了他一命，恐怕已被星盜列入觀察對象，也有生命危險，再加上基於機械人重啟規則，他能感應到她的生命能量等生理數值，只要她有狀況，他這邊會感受得到，也必須保護她，否則會危害到自己。

「主人，還是你不喜歡南星小姐？吱。」

白淵側目看了眼 007，知他者果然是他的寵物。「007，你喜歡何南星？」

「喜歡。吱。」

聽了這令人詫異的答案，白淵忙追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喜歡南星小姐的按摩，不過有點害羞。吱。」

白淵登時啞口，心裡 OS：叛徒。

突然間，一股濕熱的感覺從指腹蔓延開來，白淵困惑的低頭一看，食指有條很小很小的傷口，看那切痕是被沒有很利的刀子所傷。

何南星在搞什麼？居然受傷了。

眼前浮現一排數據，他迅速看著何南星目前正常的生理狀態，指腹的小傷口沒有造成身體更大的傷害。

「主人，南星小姐受傷了，吱。」

「嗯，不過沒大礙。」

關掉監測圖，他慢慢散步回何南星的家。

抵達何南星家門口，白淵想開門，007 却擋下他。

「主人，千萬不要硬闖，畢竟南星小姐主動把你趕出來，不想看到你，如果要入住就不能硬闖，否則會讓南星小姐更生氣，我有辦法可以讓南星小姐放你進去。吱！」

「方法？」

唉，沒想到他有一天會被低等生命體關在門外，真諷刺！

「吱吱吱吱吱！」

何南星剛處理完指腹的刀傷就聽見廚房傳來老鼠的叫聲，她拿起水果刀，戰戰兢兢巡視廚房每個角落。明明常常清潔廚房，為什麼還會有老鼠這種噁心的動物？該不會是從窗戶溜進來吧！

奇怪，聲音怎麼從洗碗槽裡面傳出來？

她本能的吞口口水，朝洗碗槽裡看去——

「呀啊啊啊啊！」

一抹白影從待洗的鱗碗盤堆跳出來，嚇得何南星放聲尖叫，直覺性的拿水果刀朝不明物體揮去，豈料那抹白影動如脫兔，敏捷的鑽到她腳邊。

「吱吱吱吱吱！」

「嗚嗚！走開走開！」何南星已經慌到拿水果刀亂砍，雙腳狂跳想避開，壓根沒注意到那是白淵的小寵物，007。

007 決定暫時先撤退，免得被攻擊到，沒想到何南星居然那麼怕老鼠，可是她觸碰過自己，絕對不是怕鼠之人啊。

圓滾滾的身軀靈活的鑽進冰箱底下，何南星察覺到老鼠不見了並沒有鬆口氣，而是戰戰兢兢盯著冰箱底下。

嗚嗚，明天下課一定要去買老鼠藥啦！

因為聽到何南星的尖叫聲，白淵循聲而來，就站在廚房敞開的那扇窗外將這一切

看入眼底。

突然，何南星發現冰箱角落露出一團白色毛絨絨的物體，她好奇的用捕蚊拍勾出來，接著，那白色物體動了一下，一對紅色小耳朵露出來。「咦咦咦？」

「吱吱吱。」圓滾滾的身軀委屈趴在地上，那雙灰色眼睛哀怨的盯著何南星，似乎在怪罪她剛才不分清紅皂白就拿水果刀亂砍。

「剛才的叫聲是你？」

「吱……」當然是。

何南星歉疚的看著牠，溫柔的摸摸牠的小耳朵，「對不起嘛，我以為是那種灰色，又大又肥又噁心的老鼠，沒想到是你。」

007 舒服的睜起眼睛，用臉頰蹭了蹭她的手背，很喜歡有人撓耳朵。

這一幕落入白淵眼裡很不是滋味，何南星真的很奇怪，將自己視為變態，卻很愛也跟她有肢體碰觸的 007！

「欸，不過你怎麼進來的啊？我關門了耶。」何南星這才想起為什麼白淵的寵物進得來。

白淵早知道她很後知後覺且愚蠢，可聽到她笨蛋的話語，內心還是忍不住吐槽，廚房的窗戶開著，憑 007 的小身體當然進得來。

「吱吱吱吱吱。」肥肥的小身軀開始移動，牠咬住她袖子的一角，亂叫不停。

何南星發現自己的袖子有道很小很小的裂縫，是被牠的利齒咬破的。「咦咦咦？要去哪啊？」

007 朝大門跑過去，躲在廚房窗戶後的白淵見狀，也趕緊回到門口躺下。

何南星追上去，就見牠停留在門口，一雙灰色圓圓的眼睛眨巴看著自己。

她摸不著頭緒，慢慢解鎖推開門。門外，一名銀髮男子倒在地上，雙眼緊閉，從起伏的胸膛得知他還有呼吸，不知道什麼原因昏迷不醒。

「喂、喂，醒醒呀！」他為什麼又回來了？

她將他趕出去後有躲在窗邊親眼見到他離開，可是不過三十分鐘後，這變態又回到她家，還躺在大門口。

救，不救？

何南星陷入該不該救人的糾結裡，理論上看到有人昏倒要幫忙，但猶豫的原因都是他亂親人的緣故，害她很難下定決心。

007 趁著何南星沒注意的時候溜到白淵的另外一側，小小身軀縮在他的腰部附近，接著鑽入衣內，利齒咬住他的肚皮。

白淵腰部一疼，下意識的皺起眉頭，痛苦的表情正好落入何南星眼底。

「唉，算了，再幫最後一次！」何南星兩手環住他的腋下，使出全身的力量把他拖進屋內，而 007 則跟隨在後。

接下來她忙得像隻小蜜蜂，來來回回奔走於浴室、房間和客廳，重新把棉被搬出來，幫白淵蓋上棉被，又摸摸他額頭，沒想到體溫已經比三十分鐘前降了許多，另外，她又仔細替他檢查身上是否有其他外傷。

「唉，我幹麼又這麼好心啊，誰知道救起來會不會又亂親人。何南星你是大白

痴！」她邊嘆氣，邊抱頭哀嚎。

重啟過後，白淵的身體狀況已恢復完美，之所以會倒在她家門口，是因為 007 有個妙計可以讓何南星主動讓他進門，還會心軟讓他留下。

想起 007 交代等會兒醒來要說的話，白淵只覺得壓力很大、很不想面對，而且話又說回來，他幹麼聽隻寵物的話？

就算他很信任自家寵物，但聽寵物的計畫行動還是第一次，會同意，一來是他很好奇 007 究竟有什麼妙計，二來，何南星如果反抗，他還強行住進她家恐怕會招來她的懷疑。

眼下他已經進來，差不多該行動了，他不想再聽何南星在他耳邊碎碎唸。

白淵算好時間，緩緩睜開雙眼，望向坐在一旁細心照料自己的女孩。「……我昏迷多久了？」

「你你你醒來了？！」何南星戒備的看著他一副虛弱的模樣，「我不清楚，只知道你家寵物跑來找我求救，你還好嗎？」

「頭痛就昏了。」

白淵別過臉，視線垂落，接下來的話都是依照 007 的提議而說，並非他內心真正的話。

「因為想不起來名字、住家？」

見白淵慎重的點頭，何南星大叫，「真的失憶了！那明天我找時間帶你去警察局報案和醫院好了。」

「不要。」

他急切的反駁令她懷疑。「蛤？」

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覺得很不安，好像被人緊追不放……」

哇咧，這是在演偶像劇嗎？有錢人家的少爺被仇家追殺而失憶，結果被女主角檢到……慢著，她是女主角？呃，她承擔不起這份重責大任啊啊！

何南星覺得自己的想像力真豐富，不過有一點倒是真的，這人的確有和別人結仇。

「我……隱約記得遺失很重要的傳家之寶，也許找到那個東西就可以想起來我是誰。」他抬眸，直勾勾的盯著她，「我決定要留在這裡。」

傳家之寶正是星之石，白淵隱瞞自己的真實身分，順便把留在這裡的理由合理化。

「你你你你要留在這裡？」讓他留在她家，會不會哪天就把她吃乾抹淨了？

「嗯。」他點頭。

何南星陷入很長一段時間的沉默和思考，經過三十分鐘，她發現自己沒有那麼在意初吻的事情，就當作被狗咬，而且這人還救過她一命，把失憶的人趕出去，萬一發生意外怎麼辦？

感性最後勝過理性。

「好吧，可以的話，你的活動範圍就在客廳，我的房間禁止進入，廁所、廚房你可以自由進出。」她再補充一句，「既然你忘記名字，住在這裡的期間總不能一直喊你喂，不如就叫——來福。」她用手托著下巴，手心微微遮住唇邊那抹壞笑。

「嗯。」白淵點點頭。

何南星很驚訝他居然答應得這麼乾脆。來福是狗的名字耶，她會這樣說純粹是想惡整他亂親人，沒想到事情那麼順利，嘻。

「那晚安嘍。」何南星的心情很愉快，哼著不成調的曲子回到房間。

客廳重新安靜下來，007 看似愉快的奔向白淵。

「主人，來福這名字你喜歡嗎？吱。」

「誰會喜歡！我有名有姓，不是隨隨便便一個低等生物就可以幫我取名字。還有，你咬得真用力。」他指著自己腰上一塊淡淡的齒印。

「主人，我只是想讓情境更逼真，請饒我一命！吱。」007 委屈的垂下耳朵。

「從哪學來的？」

「是來找您時經過一戶住宅，裡面有一台機器播放出來的畫面所學到的。吱。」白淵冷笑，「哼，假使沒成功，你的食物就真的沒著落了，你要慶幸這個人類女孩很笨很呆。」懶得再說下去，他逕自躺入沙發休息。

「吱吱吱……」

Crescent